

戰史叢刊第九種

日本内幕

國防部史政局編譯

原序

本書係敘述，自美國培理准將（Commodore Perry）洞開日本島國門戶，使與外國交往以迄日本襲擊夏威夷之美日兩國關係——亦即美日戰爭之背景。余著此一簡短小書之用意，無非欲使讀者對於某涉及軍事，政治與種族鬥爭之複雜問題，易於獲致迅速之瞭解，因此僅能就其最重要之發展，加以檢討；至此等事故之本身，均足可專書闡論——其中若干業已如此——本書則僅約略論及之。但余對於促成此次戰爭基本原因之一般狀況，敘述力求公允，以使其不偏不倚。

此亦吾人最後與日本外交談判之往事。余係紐約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派駐國務院之新聞記者，在危機迭起期間，住於日本十七年之久，並與所有參與交涉人員，均甚熟悉，因此，余有特權，足以密切觀察戰前危急期中之各項發展。

日本對初期戰爭之努力，實出吾人之意料。吾人休想再藉失地之收復，以補償在亞洲之地位。而今尤須將戰爭直接帶至日本本土。因此，吾人需要更多之軍艦、飛機、與裝備——現每日已均需要此類物件。吾人之敵人，極端易於攻破。當吾人獲得工具之時，必能將其擊敗無疑。

日本種種計劃，如時鐘之準確，一一付諸實施。日人乃小心翼翼之計劃者與組織者。彼等完全了然：如何應付彼等所已料到之情況；但若遇到出乎意料之事故發生，或某事之進行超出常軌，則日本之機構，必致完全脫節，驚恐失措之狀態，因而代替井然有序之進行。一九二二年日本大地震，東京與橫濱被毀之時，日本艦隊適在橫須賀港外舉行演習，距橫濱僅數哩之遙，但無人想起召集艦隊，前來救援，此因大地震乃彼等所未料及之事。美國艦隊裝載救濟品由馬尼刺開到橫濱，反在日本艦隊之前。因此，須有出其不意之舉動，以迫使日本戰爭機構脫節。

余欲闡明者，即吾人現下所與作戰者為何種民族，懷念征服亞洲迷夢且已計劃多年之軍人心理如何，日本海陸軍之實力如何，以及日本之經濟地位如何——日本甲冑上最弱之一環，余未論及此次戰爭之

戰略方面，亦未注視吾人所要求者係何種和平，因吾人之任務，係首先戰勝。

紐約論壇報給余假期撰著此書，並准余重刊若干余由東京及華盛頓所發出之新聞，特此一併誌謝。

佛里雪爾 (Wilfrid Fisher) 序於華盛頓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

吳序

本書爲美國名記者W·佛里雪爾氏作，原名「吾人之敵國日本」(Our Enemy Japan)，刊行於一九四二年。茲由董君譯出，細玩其闡述之「時」與「事」，以定名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之日本内幕」爲較當。

吾人嘗謂日本於現代世界，亦不失爲一優秀民族。其民胼胝勤勞，長於組織，對外鑠力之感受性特強。自明治以來，刻意經營摹仿，國力卓然可觀。獨惜其昧於大道，急功好利，摹仿及於極權國家，欲以霸力執東亞與世界之牛耳，卒至於敗，亦可憫也！

夷考日本敗降，論者或究其因於廣島長崎之二彈，實則不然。日本之敗，肇機於「九一八」與「七七」，而定局於珍珠港事變。蓋妄興不義之師，肆行侵略之戰，自無可勝之理；至於以小國寡民敵廣土衆民，以經濟貧乏之國敵富強康樂之國，抑其次矣。尤其昧於彼我情勢，不度德，不量力，欲偷襲取巧以償其吞九州併重洋之野望，結果傾數十年海陸空軍之精銳，不二三年而蕩然殆盡，卒至戰線漫長而縮地乏術，內外交敝而補天無方，重以美機之不斷轟炸，本土沸騰，斯時即令無原子彈，日本蓋亦不免於米蘇里艦上之一幕。原子彈者特一加速之作用耳。日本過分誇張此一武器之神祕威力，實主戰派者流欲以掩飾其內在必然之失敗，其意若曰非戰之罪，斯則悔禍之誠未足，而可悲抑尤甚矣！

佛里雪爾氏是書，作於大戰中期，其敘述日本自培植叩關至珍珠港事變之日止。此蓋日本國運直線上升之時期。珍珠港事變前後，其戰力亦正在高峯，斯時固尙無所謂原子彈者足以預卜日本之失敗也。而作者洞察幾微，根據軍事政治經濟等一般正規條件之分析，已洞燭其外強中乾色厲內荏之實情，斷言其必敗。世有以日本之敗歸之一偶然因素者，讀此將毋爽然自失哉！

抑日本之敗，尤不僅止於國力條件之欠缺已也，嚮使日本之國力更強如德國，德國今又何如？強如威廉拿破崙凱撤，此數人者今又何如？歷代梟雄之專欲犯衆，窮兵黷武，所謂軍國之主義與侵略主義以

自取覆亡者，蓋前仆後繼，籌難計。吾人披讀是書，戒彼覆車，觀過知仁，其當益思我國之古戒佳兵，以親仁善隣爲立國之本，樂天以保天下，畏天以保其國，凜茲往訓而三致深思焉。茲篇之刊，良不失爲良好之歷史教訓，用於付梓之際，綴數語以爲之弁。

民國三十六年初夏古園

吳石手識

目錄

第一章	日本之興起……………	一
第二章	日本軍國主義之恢復……………	一三
第三章	日本與德國之連繫……………	二五
第四章	日本領袖……………	三七
第五章	日本陸軍……………	四九
第六章	日本海軍……………	六一
第七章	日本之經濟地位……………	六九
第八章	美日在華盛頓之談判……………	七七
第九章	十三分鐘——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	八九

第一章

日本之興起

日本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偷襲夏威夷之時，其外交人員，仍與我國務院商討和平解決條件，此距美國第一任駐日總領事哈雷斯(Townsend Harris)以首任駐日全權代表資格在江戶城堡(Castle of Yedo)——現稱東京——立在德川家定將軍(Shogun Iycaada)面前呈遞美國總統皮爾臣(Franklin Pierce)所授與之就任國書之日，恰爲八十四年。

此際日本商埠與美國通商者僅有二個，哈雷斯即住於其中之一之下田(Shimoda)，彼將美國國旗帶至江戶，並於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七日以外國政府外交代表資格在日本幕府官庭由德川將軍予以接見。由下田到江戶不過一百八十哩，而哈雷斯費時三日方抵江戶，時而乘車，時而坐轎，隨從人員計有三百三十五名之多，迄至今日尙僅行過下田不易到達之叢山峻嶺。彼在江戶辦理公務期間，係住於幕府城堡附近之『夷書檢查所』(Office For examination of barbaria Books)。

哈雷斯在其出使日本日記中，載有德川將軍接見時之情形，當此位將軍之三個弟兄(彼稱彼等爲大君(Tycoon)與樞密院(Grend Council)官員『俯首於地』之時，哈雷斯走入觀見室，當即有人宣告彼係『美國大使』，距德川將軍所坐之處約在十呎以內。彼即立定，鞠躬，並向此位將軍簡單致詞，略謂彼以美國全權代表資格呈遞就任『國書』。

『寂靜片刻之後，此位將軍將其首部由左肩向後急轉，並於同時頓其右足。此種姿態重複三四次之多。遂即以堅定而悅耳之聲調，開始講話，其音清晰可聞，譯文如次：「余對遠國大使呈遞國書，至爲愉快。對大使所致之詞亦感歡慰，兩國交往將永久繼續不斷」。

哈雷斯現已推開四年前培理准將急扣之日本門戶，因培理曾於一八五三年七月，率領四艘軍艦駛

入江戶灣也，(Yeds Bay)——日人稱培理之艦隻爲有名之黑艦，按培理所奉之命令，規定彼之任務係爲美國遭難水手要求日本保護，允許美船上煤，並使日本開闢商埠數處，以與美國通商。彼所負使命之和平性質，日本歷史家頗爲懷疑；但彼所奉之命令，僅可以勸告方式完成其使命，除非其艦隻被攻實行自衛時，不得使用武力。

彼第一次訪日時，在日本逗留十日。其率領之美國艦隊，乃海軍中最強大之武力，其中包括日人首次目睹之蒸汽船，故在數百年閉關自守不與外國往還之日本，造成極大之焦慮。培理將其所帶來之斐爾摩總統 (President Fillmore) 信件，留交幕府宮庭中高級官吏，約定日後再來，以求答復。

培理果按其約定，重返日本。彼於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三日率艦隊第二次駛入江戶灣，其艦隊即已增強，計有七艘之多，其中三艘係汽船，日本因之益形惶恐。培理曾登陸三次，並以相當之儀式與日本幕府官吏舉行談判。此種談判，係在友好之空氣中進行，雙方並互相交換禮品。美方之禮品中包括小型火車頭一個、小划船一隻、車輛、路軌、書籍、各種武器，大宗酒類，以及日人極感興趣之其他物件。日人亟願獲知西人之一切；登美艦參觀之日人，咸詳細查視艦上之武器裝備，各項機器，及水兵之操演。

日人好奇心之大，直至今日幾仍與培理時代無殊。當美國巡洋艦阿斯特雷亞號 (Astoria) 於一九三九年四月載日本已故駐美大使齋藤博士 (Saio Hiroshi) 遺灰開到橫濱之際，美國駐日大使館接到日人要求參觀該艦之信件，爲數至夥。但此次美國不准日人參觀，致有成百愛好拍照之日人，前往橫濱船塢拍照相片，美艦在該塢中計停留十日。

一八五四年三月三十日培理與德川幕府 (Tokugawa Shogunate) 簽訂和平友好條約，此乃日本首次與西方國家所締結之條約。依照此約之規定，日本須對美國船隻開放下田與函館兩埠，並須供給食物；美國遭難水手，必須予以救濟，此爲培理在交涉中最爲注重之一點。美國人得在日本『規定區域以內』自由往來；且有最惠國一條；日本准美國派遣領事或代理人住於下田。

簽約地點，係在橫濱海邊一株橡樹之下，此樹直至最近仍在英國駐橫濱總領事館區域內。

若干年以來，下田之居民，每逢此首次條約簽訂之紀念日，必舉行慶祝，蓋哈雷斯係在下田就任美國第一任駐日總領事也。至慶祝之規模，則視美日關係之轉變而異，許多年之紀念，係由日本首相外相及美國大使前往下田發表正式演說；亦有多年僅由當地縣長與公立學校學童及東京美國學校按例派往之學生，舉行慶祝之節目。由東京到下田並無鐵路，須由東京乘船而往，通常經一夜波濤洶湧之航程，即可到達，或由東京乘坐汽車，經過蜿蜒崎嶇之山路而至該處。職此之故，旅行者視為畏途，外國人會到該處者寥寥無幾。近年來此地業已劃入設防區域，故不歡迎外國人前往遊歷。

水兵而兼外交家之培理，雖已開路於前，但將美日關係置於更形鞏固基礎之上者，乃係哈雷斯。日人勉強接受培理之要求，期於彼率其黑船駛去以後，設法規避此等要求之履行。

哈雷斯以無限之忍耐，力求克服日本數百年來對外國人之傳統仇視，並未使用前此培理訪日期間對于日人造成深刻印象之武力，以恫嚇之；幾經兩年不斷努力之後，彼最後方與日人商定商務條約之條款，此約於一八五八年七月二十九日簽字，有效期間為四十年，並為美國與亞洲島國關係之基礎。

按此第二次條約之規定，日本須開放長崎與外國通商，並許美國人在下田與函館居住；此約又規定：兩國得按重量多寡，交換錢幣；美國領事因特殊意外事件，如調查遭難美船之類，得在條約限定以外之區域旅行；並可直接採購本人所用之物品，勿須再假手于日本官吏。

在以往十年中，日人撰著許多關於哈雷斯生活及其與御吉（Okubo）風流豔事之戲劇，並在日本舞台上演，御吉係一藝妓，據傳下田縣長派伊到哈雷斯家中充當女僕。因當時之外國人均被視為『野蠻人』，人皆避而遠之，所以日本戲劇家稱許御吉之任務乃一愛國志士之行徑，同時伊對哈雷斯亦能忠誠服務。或者御吉將哈雷斯一切行為，報告于地方當局，因而創立間諜制度，此種制度至今猶依然存在住於日本之外國人家庭中。

哈雷斯個人日記中，並未記有御吉其人，亦未提及美國在下田之領事館中曾僱用女僕。或者劇中所述之豔史，多半屬於傳奇之類，並非事實，因在此類歷史之插曲中，極易產生此種故事。在東京上演戲

劇之一，係描述御吉在哈雷斯重病期間看護哈雷斯之情事；根據其日記中所載者，哈雷斯確於一八五八年患過數月『極危險之神經熱』，日記上載有：其『忠誠祕書』霍斯坎（Heusken）——此人後來被人刺死——曾片刻不離專心一志看護哈雷斯。

一八五九年，哈雷斯奉命爲駐日公使，美國公使館後來亦在東京之築地（Tsukiji）建立起來。一九二三年日本大地震之後，已故路加國際醫院院長蒂斯勃博士（Dr. Rudolph Bolling Teusler），曾導余往觀該院被火後之遺墟，其時吾人偶然發現大石數方，石上刻有美國之大印（Great Seal），此乃第一個美國使館之遺跡。

由於培理訪問所造成之危機以及日本與外國交往之開始，日本幕府之分解作用，亦隨之而起，因而促成幕府之崩潰及一八六八年皇權之恢復；在京都（Kyoto）流亡已久之皇帝，遂得重獲主權，此種王權久爲德川幕府所篡奪，並以皇帝名義行使此權將近三百年之久。

在向各國之宣言中，明治皇帝宣稱：自今以後，無論關於國內或國外之事務，彼將行使『最高權力』，在各項條約中，皇帝之名號應代替大君（Tycoon）。

『皇權之恢復』，促成日本全部之改造。封建宗族被取消，並將全國劃分爲若干郡縣。復設立國會，准在朝廷接見外國使節，派遣駐外公使，修築鐵路；全國之生活，在各方面均經一番改革，其中包括教育、宗教、建築、衣著、工業、公共事業、財政、及商業等等。又創立陸海軍，日本之雙劍武士（Two Sword Warriors），因告絕跡。

近數年來，日本國內仍常有人談及『昭和之恢復』（Showa Restoration）。昭和係現在裕仁皇帝之年號。贊同此種運動之日人，欲將時鐘倒撥，而使明治皇帝由中世紀組織中所興起之日本，重返其原來之組織。惟此次並非『恢復』皇帝問題，而係恢復若干狀態；在日本超級愛國者（Superpatriots）之回憶中，此等以往狀態，比之彼等在現代史上所踐履之道路，強勝多多。倘此輩對促使日本與美作自殺性戰爭負主要責任之極端愛國者之領袖，如願以償，則彼等將以封建制度爲基礎，而使東亞全部成爲日

本保護國，由軍閥分區統治，僅對日皇負責効忠；而此等區域與外國之往還，自將蒙受極嚴格之統治。

甚至有人談及幕府之恢復。一九三六年二月東京發生軍事叛變之時，據聞若輩革命軍人即主張以日皇二弟秩父宮（Prince Chichibu）（譯者按：秩父係大正之第二子，即昭和之二弟，名雍仁親王，秩父宮者，乃被封之名號也。）充任幕府將軍。彼在『少壯軍官』中，極符衆望，因此彼等認爲最最適宜於封建君主之職務，同時將日皇置諸高閣，一如德川（Tokugawa）時代者然。秩父宮個人似不致贊同此種計劃，但東條首相或有圖謀自任幕府將軍之野心。

自『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之注意力，遂迅速轉於海陸軍之建立。關於陸軍之建立，初次形成日本陸軍典範者實係法國，而非德意志，此與一般所相信者不同之處；日本訓練其舊日封建宗族之臣僕（Retainers），亦係採用法國訓練制度。徵兵制於一八七二年施行；但在最初期間，人民反對甚力，因彼等一向認爲執戈從軍，乃各諸侯及其臣僕之事務。

海軍之建立，係受培理訪日之刺激，使日人深深感到來自海外之危險，因幕府時代不准造船，故彼等對於此種危險，毫未作應付之準備。

日本在二十五年之間，即建立一實力充沛之武裝兵力，故能一戰而勝中國。一八九四年之中日戰爭，係因統治朝鮮之爭執而起，其時朝鮮雖在表面上爲獨立國，實則係在中國保護之下。該次戰爭，一如日本所發動之其他戰事者然，彼首先進擊，戰爭開始以後，方行宣戰。

日軍未遇抵抗，即佔領朝鮮京都漢城，同時另有一支日軍，在朝鮮北部之平壤（日人現稱平壤爲Hailo）將中國軍隊擊敗；日本艦隊並在朝鮮海岸外，將中國艦隊一舉而摧毀之。由於下關條約之簽訂，中日兩年之戰事，遂告結束；按照該約之規定，中國承認朝鮮『獨立自主』，（後來朝鮮即爲日本所吞併）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及琉球羣島，並同意開放新地區與日本通商。

然日本在俄、德、法三國聯合壓力之下，被迫放棄其對遼東半島之要求；此種痛心疾首之事，日人自爾時以後從未忘懷；促成日後日俄戰爭者，此亦其中原因之一。日本放棄其對遼東半島之要求，改由

中國賠償戰費三千萬兩。

一九零四年，日本又在同一戰場從事第二次作戰——此乃日本首次與西方強國作戰——其時俄國已在滿洲擴張其勢力，顯然對於朝鮮有所企圖。經六個月交涉之後，雙方外交關係，終於一九零四年二月五日斷絕，其時日本已通知俄國，謂願保留『彼等認為於必要時採取獨立行動』之權利。

次日，日本艦隊即秘密由佐世保開出，並於二月八日夜半，突然進攻俄國駐在旅順之艦隊。二日以後，日本方對俄國正式宣戰，並擇定日本建國紀念日公布，因每年二月十一日，日本必舉行國慶紀念也。最近日本偷襲夏威夷，依舊襲其於中日及日俄兩次戰爭所採用之故智，即於未宣戰以前突然進擊；但在前幾次戰爭中日本所採之行動，無一次可比擬現下戰爭中日本行動之背義失信，蓋其時日本代表故意拖延華盛頓『和平』談判，其目的現已顯然可見係在掩護其軍事計劃，在日軍偷襲夏威夷足足十日以前，此種計劃，當已開始。

擁有驅逐艦十艘之三個日本艦隊，乘夜進攻旅順，並以魚雷擊沉俄國戰艦兩艘及巡洋艦一艘，此乃俄國艦隊中最強大之艦隻。次日另有日艦一支隊，嚴重擊傷俄國巡洋艦兩艘；日本陸軍亦在朝鮮登陸，侵入漢城。

日軍一支，在鴨綠江岸戰勝俄軍；一支在遼東半島登陸，佔領大連；又有一支由乃木大將（General Nogai）率領，進攻旅順。最後上述三軍會師，在大山元帥（Field Marshal Oyama）指揮之下，遼陽一役，將俄軍澈底擊敗。旅順被圍七個月之後，終于一九零五年一月一日陷於乃木之手。此次戰役之決定關鍵，在於所謂『二零三山』之佔領，因日軍佔領此山可以控制旅順內港；此役日軍之死亡，在一萬以上。乃木雖被認為日俄戰爭中偉大英雄之一，但亦有人稱之為『屠夫』，因彼用兵，不顧犧牲也；在進攻旅順要塞之役，其犧牲之士兵，數以千計。此種不顧生命重要損失而採取直接進攻之制度，乃日本攻擊戰術特點之一，直至今日依然未變。

同時俄國旗艦貝楚巴大拉斯克號（Petrovavlovsk），在旅順港口觸雷沉沒，俄國海軍上將馬克羅

夫 (Admiral Makarov) 及其官兵，同被淹斃。於是俄國之希望，轉于海軍上將羅德斯瓦斯基 (Admiral Rozhdestvenski) 所統率之波羅的海艦隊，彼已率領約達四十艘之艦船，離開利堡 (Libau)，正環繞世界駛向太平洋岸。

日俄戰中最有名之戰役，係在日本海之一役——日人通常稱爲對馬海峽戰役 (Battle Of Trushima Straits)，此役海軍大將東鄉大獲勝利，一舉而將俄國海軍上將羅德斯瓦斯基所統率之波羅的海艦隊殲滅，結果立使日本成爲世界最大海軍強國之一。東鄉在日本與朝鮮間之海面，耐心等候俄國艦隊之到來；五月二十七日，俄艦駛入對馬海峽，東鄉遂率艦加以攻擊，計擊沉二十艘，捕獲六艘；俄國艦隊中僅有戰艦二艘逃逸。日本所損失者，只魚雷艇三艘。

後來日俄簽訂朴次茅斯條約，而將此戰結束；依照此約之規定，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之『優越勢力』，讓出遼東半島一切租借權利（此事久爲雙方爭論之事件），讓與日本，滿洲鐵路由旅順到長春之一段，（自此以後，此路遂成日本剝削滿洲之工具，一如其在俄國手中之時代。）並將庫頁島之南部割與日本。

東鄉乃此次戰爭之勝利者，且係日本之最偉大民族英雄，或者余爲外國記者中唯一曾訪問東鄉大將者。此在一九二四年，其時日本曾發生極大之騷動，企圖保留東鄉在日本海戰役中所乘之旗艦三笠號 (Mikasa)，因接華盛頓裁減海軍條約之條款，此艦應予折毀。余擬詢問東鄉大將：彼對此事持何意見，因是某日午后余乘車到彼住於東京九段神社 (Kyudan Shrine)（譯者按：在東京九段有一靖國神社殆指此神社也）附近之家中；余並帶領翻譯人員，因余相信：余若獨去，則會見東鄉之機會，成分較大。東鄉住宅，係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大地震後，唯一在其附近區域中仍完整如初依然屹立之房屋，此在日人視之，實一奇蹟。房屋四週，皆遭大火，而此屋獨能無恙。或者日人竭力不使大火近及此屋所致，但關於當日情形之記憶，現已模糊，因此日人自此以後，遂以東鄉住宅之能完整無恙，乃一非常之現象。

此亦確實可奇，余在次年三月間訪晤東鄉之際，親見東鄉之住宅於四週大火後一片荒涼之中，依舊屹立如初。年邁之海軍大將，現已七十七歲，住於一所不甚講究之西式木屋中；余按門鈴之後，彼親自開門，余遂乘機擠入。余向東鄉聲明：余係美國新聞記者，特來探知東鄉對於其舊日旗艦三笠號應加保存以作歷史紀念品，咸按華盛頓條約予以折毀之問題，持何意見。

此位大將導余走入類似飯廳之一間屋中，室內有一長桌，桌之四週放有坐椅十餘個。彼招手讓我坐下。彼與余並肩而坐，牆上懸掛各種紀念品：獸頭，獸皮，與舊式手槍。東鄉身穿日人所慣着之和服（Kimono），背部彎曲，狀若疲勞已極；說話時，其消瘦之手指，敲打桌面。

幸而東鄉略懂英文，至少足以使余了解其意。彼謂：彼希望能保存其旗艦，但日本應信守條約。此艦已按華盛頓條約完成其第一期之折毀，艦上一切武器裝備，業已撤去。東鄉指出：此艦曾在大地震中又受損傷，其時停於日本主要軍港橫須賀之乾塢中。

三笠號終免折毀，現保存於橫須賀港中，充作陳列館。日人稱東鄉係贊同華盛頓與倫敦裁減海軍條約者，但彼對於濱口首相以文人政府簽訂倫敦條約時欺凌日本海軍之態度，深為憤慨。東鄉雖自退休後度其隱者之生活，據傳彼與世界之發展，仍能同時並進，毫不落伍，然對日本海軍之特權，則極為關切。

東鄉於一九三四年五月三十日逝世，依照日人之計算，其逝世之日距彼統率艦隊於日本海戰獲勝後開入佐世保塢中之『時刻』恰為二十九年。彼之棺中，放有其夫人頭髮一束，其他家屬所剪下之指甲，及其他日常使用之物件，計有毛筆一支、硯石一方、菸袋一個、面鏡一個、日漢字典一冊、手杖一枚、氈帽一頂、以及彼所喜用之剪刀一把。

東京所有日人，咸為東鄉送殯。其棺木係放於一輛砲車之上，由海軍兵護送。扶柩者走在棺旁，其中包括東鄉至友前日本艦隊總司令山本英輔海軍大將（Admiral Eisuke Yamamoto）。余係四十餘位外國使節與新聞記者參與日比谷公園 Hibiy Park 葬儀者之一。此處計有數百日本顯貴人物，齊向

日本海軍英雄表示彼等最後之敬意。東鄉棺木，係放於特別建築祭壇之上，吾等即坐於祭壇前邊天篷中；同時身着淺藍長袍之神道和尚（Shinto Shrine），一面吹奏奇異笛子，一面歌唱，並以水奠米餅，獻給死者之靈魂。

東鄉葬於東京郊外之多摩墓地（Tama Cemetery）（譯者按：東京郊外有多摩川，此殆指多摩川之岸至濱而言。）並由在日本海戰役中曾在三笠艦上服役之一隊老兵，守護東鄉墳墓一週之久。

日本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與英並肩作戰，並為盟國一員之主要原因，係因二十紀之初所訂之英日盟約，此約於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時被廢除。日人本身，對於歐戰並不特感興趣，日本之抉擇，並非為仇德情緒所促成，而係由於戰爭結局對於日本前途影響之實際考慮；易言之，日本領袖以盟方勝利為投機，因而獲勝。

日本歷史家赤木英道博士（Dr. Hedemichi Akagi）認為日本參與上次歐戰，係因英日聯盟及『德國於一八九五年奪取日本遼東半島之舊恨』。日本歡迎此一機會，以報復中日在下關議和時德國對日所施之壓力，因其時俄、法、德三國之干涉，竟迫使日本放棄其要求。日本與俄之舊恨，已於日俄戰爭中清算完畢。

因此，日本對德最後通牒之措詞，亦出以『勸告』之方式，如一八九五年三國對日照會者然。此一最後通牒，要求德國船隻退出中國與日本之領海，讓出膠州租借區域，『俾于最後歸還中國』。限一星期內答復，然德國並未如期答復，日本遂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對德宣戰。

日本對德宣戰，並未在日本國內引起若何注意。一般咸以此戰並無重大直接關係。其時余尚在幼年，猶記：日本宣戰甫經公布，余即隨父親至德國大使館會晤德國參贊。此際德國使館大門，已經上鎖，余父將其名片由柵欄中遞給司閤。兩個日本照相者，立即趕到此間，拍照兩位在具有歷史性之時刻去訪晤德國使館之外國人。

吾等在街上等候數分鐘之後，司閤將門推開，並引吾等至院中參贊住室。德人似已料到此事，裝好

之衣箱，散在院中草坪之上，並迅速釘起。參贊本人，雖對事態之轉變而失望，但並未因而感到惶恐。

日軍立即進攻青島；防守青島之德軍，多係自願兵，日軍圍攻兩月之後方將青島佔領。同時日本艦隊攻佔南太平洋赤道以北德屬喀羅林（Caroline）、馬沙爾（Marshall）及馬利亞納（Marianas）各島嶼，後來國際聯盟正式委托日本代管此等島嶼。日本遂不顧國聯嚴格之禁令，擅在若干島上設防；在目前之戰爭中，日本正利用此等島嶼作其潛艇與空軍基地，以便活動。

一九一八年秋，日本與盟國聯合出兵于西伯利亞，但日本所出之兵數，逾其限定比額甚多，其不願撤兵之態度，亦非常明顯，致其他列強對於日本之意向，至感焦慮。他國撤兵之後，日本軍隊仍逗遛不去，直至華盛頓會議後方撤退完竣。

日軍在西伯利亞陰謀百出，例如收買哥薩克土匪，並鼓動是非，藉以造成各國部隊間之磨擦。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冬，余係隨同美軍駐於西伯利亞之新聞記者，余由親自接觸獲悉日人使用此種挑撥伎倆在盟國指揮官間，造成不斷之煩惱。

日本自參與第一次大戰與盟國同獲勝利之後，即完全與盟國聯合一致，參與其一切活動。在凡爾賽和平會議席上，日本被列為五強之一；在國聯行政院，獲得永久席次；在其他各種委員會，亦有日本代表參與其間，其中許多委員會，純係處理歐洲事務，如西利西亞之處置，即其一例，日本對於此等案件，並無利害關係，但彼所投之票，則所關極重，日本亦簽署凱洛格反戰公約。

一九二二年華盛頓召開會議之際，日本加入美、英、法、意、各國以裁減主力艦與航空母艦，因而創立五—五—三之比率，即英美為五，而日本為三。一九三零年在倫敦舉行之會議，復對海軍之裁減作進一步之推展，其時三國一致同意將巡洋艦，驅逐艦與潛艇亦列入裁減範圍以內。至一九三四年在倫敦舉行之第三次海軍會議，則告失敗，其時日本堅持海軍平等，因此舉可使日本在東方獲得不可爭議之霸權。此次會議失敗之後，日本即宣告廢棄華盛頓條約，並從事於祕密造艦之計劃。

華盛頓會議並將藍辛石井協定（Lahiri—Lanaing Agreement）撕毀；依照該約之規定，美國鑑於

中日兩國地理上之接近，於一九一七年承認日本在中國之「特殊」地位；此一協定，並將英日同盟取消，而使日本加入九國公約，以保證維持中國領土及主權之完整；但自一九三一年，日本即對九國公約嘲弄備至，並一再違犯之，而其軍隊則在亞洲大陸橫行無忌。日本亦簽署四國公約，保證太平洋區域各島嶼所有權之現狀。

日本參與盟國各項政策之際，彼在國內亦努力於採用民主方式。自「皇權恢復」時即已建立之憲政政府，至是亦稍為名實相符，不若以前之徒有其名；爾時當政者係自由主義政治家，其目的在以逐漸之步驟，實行憲政。普選制已被採用，選舉權亦有增加。

元老西園寺公（Prince Saionji）所負之任務，係在閣潮危急關頭，向日皇推薦新首相之人選，據傳彼曾表示：此種推薦應按現代政治趨勢，逐漸成為例行公事。彼並未如西方各民主國家之所為，嚴格遵循議會程序而推舉議會中極佔勢力之政黨領袖出任首相；彼所奉行之制度，係推選主要反對黨之領袖，出組新政府。職是之故，少數黨往往取得政權，有時國會解散繼之以普選之時，少數黨恆成多數黨，依然掌握政權。

然在一九三二年五月間，犬養首相被人刺死，以致議會政府之外貌，亦隨之突然告終。自爾時以後，首相之推舉，完全為一時權宜之計。前已逐漸成為政治觀點中心之議會，因而迅速變成政府政策之橡皮印鑑，此在今日依然如此。

日本依照西方觀念，對於自由主義之試驗，在日本史中為期甚短，日人宣稱：日本歷史起始於二千六百年前，在此時期中之歷史，幾完全為封建宗族之鬥爭。有名英國學者及日本史專家桑森爵士（Sir George Sanson）近曾著文稱：

「自一八六九年皇權恢復以後，日本內政中曾有短暫狀態之自由主義，但此類自由主義在西方各國中早已成為廢物，事實已證明：此類自由主義之自身，並無發育滋長能力，因此係借來之物，故與日本傳統思想不合」。